

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

王馨悦 刘 畅*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目的/意义] 本文旨在探索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进步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开展信息行为研究以提升个体在信息环境中的“幸福”, 为建构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积极信息社会奠定基础。[方法/过程] 基于对积极心理学和积极信息科学的理论溯源、信息行为研究与积极心理学研究间相互赋能关系的讨论, 本文定义了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的范围, 即关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积极因素以及如何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消极事件或现象, 从中挖掘积极效应。[结果/结论] 本文基于塞利格曼提出的 PERMA 框架五元素(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 构建适用于信息行为研究的 I-PERMA 框架, 并依据该框架中的元素, 系统调研和梳理了现有相关研究内容(包括情绪调节、心流、协同信息行为、深度休闲、创造性、信息韧性等), 据此提出未来值得研究的内容, 包括在心流中构建“幸福”的日常生活、以协同合作促进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创造过程孵化创造性和在转折中发展韧性。本文提出了基于 I-PERMA 框架的信息行为研究新方法、以积极体验为导向的信息系统设计原则和融合信息韧性的信息素养教育新模式。

关键词: 信息行为; 积极心理学; 积极取向; 信息行为研究; PERMA

DOI: 10.3969/j.issn.1008-0821.2025.07.004

[中图分类号] G25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821 (2025) 07-0036-16

Research on Positively Oriented Information Behavior

Wang Xinyue Liu Cha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o conduct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s in the era of rapi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ancement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supportive positive information society.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positiv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mutually empowe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positively oriented information behavior, which focused on positive factor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studies and how to approach negative events or phenomena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extracting positive effects from them. [Results/Conclusion] The paper constructs an I-PERMA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based on Seligman's PERMA framework with its five elements (positive emotion, engagement, relationships, meaning, and accomplishment).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and examines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in the I-PERMA framework, including emotion regulation, flow,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havior, serious leisure, creativity, and information resilience, and identifi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happiness in daily life through flow experiences, promoting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collaboration, incubating creativity through creative processes, and developing resilience during transi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new research agendas based on the I-PERMA framework, design principles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oriented toward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new modes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hat integrate information resilien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behavior;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behavior studies; PERMA

收稿日期: 2025-03-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智能时代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4AZD030)。

作者简介: 王馨悦(1998-),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信息行为与信息服务。

通信作者: 刘畅(1983-), 女, 长聘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信息行为与数字素养。

信息行为研究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信息行为研究的目标可被视为描述、解释和预测个体与信息或信息源互动的方式、过程和效果^[1-4]。从 Kuhlthau C C^[5]对信息搜索过程中情感和认知因素的开创性研究开始,信息行为研究的价值和效果就不局限于帮助用户克服信息获取与使用的障碍,还关注用户在信息交互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信息行为研究的目标是促进人与信息的有效互动,实现知识增长、能力提升和生活质量改善。然而,传统信息行为研究多采取问题导向,主要关注未满足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障碍及其解决方案,而非揭示信息行为在提高生活质量上的帮助^[6]。这种取向虽然在解决信息障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存在弊端,例如将信息行为简化为工具性过程,忽视了信息行为中蕴含的主观能动性,难以解释非工具性、非目标导向的信息行为,导致目前对信息行为全貌的理解尚存不足。为凸显信息行为领域在促进积极行为与积极体验方面的潜力,本文采纳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观点,提出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这种取向有助于全面地理解信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而设计能真正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信息生态系统。

跨学科融合是解决社会重大问题和学科突破的重要途径^[7]。心理学领域开展的积极心理学运动,已逐渐影响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与教育学,发展成为积极社会学^[8]和积极教育学^[9]。积极心理学是一门关于培育“幸福”的科学^[10],目前已成为心理学科内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11]。面对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及不断发展的用户特征,信息行为领域内的跨学科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科学^[12]和行为经济学^[13]等领域,这些领域为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帮助解释现象。而积极心理学更多侧重于范式和理念层面的探讨,不仅能够为理解多元情境下的信息行为提供更丰富的解释^[14],同时还可以拓展研究视角、指引研究方向、提升研究价值。在人类社会转型期,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等新兴技术正深刻改变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表现为重塑人际关系、丰富休闲形式和便利资源获取等。个体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同时也前所未有地追求积极意义和“幸福”体验^[6]。在此背景下,信息行为研究与

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融合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界定了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总结了其研究基础——受到积极心理学研究启发与对积极信息科学的扬弃,并进一步分析了积极心理学与信息行为研究之间的潜在赋能关系。与积极信息科学相比,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在理论层面更具包容性,不仅分析如何强化积极,也探索如何管理消极。在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对特定主题的限制,包含了更广泛的研究情境。本文结合塞利格曼(Seligman)提出的 PERMA 框架,形成了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框架(I-PERMA 的研究框架)。基于该框架,回顾了信息行为研究中与积极取向有关的研究现状,并力图在未来研究主题和实践路径上给出启示。

1 研究基础

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识别并描述信息行为中的积极动机、过程、结果和体验,探讨相关因素如何影响这些积极的信息行为,致力于更有效地帮助用户克服困难和消极情绪,发掘积极因素并培育韧性,为提升信息用户的“幸福”提供建设性干预建议。这一研究取向呼吁在用户特征、情境、体验和系统设计等多个维度中,既强化积极因素,又有效管理消极因素,从而促进个体在信息环境中产生“幸福”,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积极信息社会奠定基础。

1.1 理论溯源

1.1.1 积极心理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精神世界满目疮痍,修复各种精神创伤、帮助调整有问题的心理状态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病理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成为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实现社会的长足发展和生活质量的不断进步,需要关注人的积极性,积极心理学运动^[10]应运而生。作为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塞利格曼将其研究从关注习得性无助转向强调习得性乐观,强调个体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认知策略,形成乐观解释风格,从而帮助个体在面对逆境时保持积极并拥有动力、克服困难并取得成功^[15]。积极心理学顺应了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到高阶阶段必然产生的新需求,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应有价值和社会使命,逐渐演变为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16]。其中,塞利

格曼于 2011 年提出的 PERMA 框架^[17]是积极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理解、评估和干预个体“幸福”^[18-19]。PERMA 框架包含 5 个核心元素:①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指体验愉悦、满足、温暖、舒适等正面情绪状态;②投入(Engagement):指个体全神贯注于活动中的心理状态,通常表现为“心流体验”(Flow);③关系(Relationships):指个体通过给予与接受支持,建立彼此赋能的情感联结,包括有意义的社会联系和支持性人际关系;④意义(Meaning):指个体通过参与超越自我的事物感受到生活目标与深层价值;⑤成就(Accomplishment):指个体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取得成功和掌握技能的体验,或即使未达成目标,个体也能从努力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与成长体验。这 5 个元素相互关联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个体“幸福”。因此,PERMA 框架又被称为“幸福”(Flourishing,指全面、持续的幸福状态,又称心盛、心理繁荣、心花怒放,本文将其简化为“幸福”)框架^[20]。目前,PERMA 框架已延伸出多种变体^[18],展现出良好的拓展性。

1.1.2 积极信息科学

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影响,Hartel J 等^[6]在 2009 年 ASIS&T 会议的专题讨论中提出了积极信息科学(Positive Information Science)的概念。积极信息科学的学者认为,长久以来信息行为领域主要关注工作(如专业人员)和学习(如学者和学生)情境、消极认知与消极情绪、有问题的情况(如贫穷和疾病)和获取信息的障碍;而较少关注到休闲和娱乐情境、积极认知与情绪^[14]。学者们指出,信息行为领域关注的是负面方面,如情感负荷和技术恐惧、不确定性催生的不安和焦虑,而较少去分析娱乐元素,忽略了愉快而深刻的现象或体验。因此,积极信息科学的学者呼吁更多地关注积极的情境、积极的系统设计和积极的用户特征以及积极的信息体验在个体身心健康中的作用^[14]。然而,这一观点在后来的信息科学研究中被忽视了^[14]。2024 年,Hartel J 等^[21]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即灵性(Spirituality)、宗教(Religion)、快乐(Joy)、创造性(Creativity)、休闲(Leisure)和食物(Food)。他们将积极信息科学定义为信息科学研究的新兴方向,并提

出信息科学领域需要关注“生命中的卓越”(Higher Things in Life,即超越日常琐事的积极现象、经历和活动,而非执行任务、解决问题等)^[21]。

虽然积极信息科学尝试将积极心理学纳入信息科学的视野,其发展为信息行为领域注入了新的动力,但依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在积极信息科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和研究范畴拓展。在理论拓展上,积极信息科学对于信息行为研究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总结过去的信息行为研究时,他们认为信息行为领域目前关注的内容较为消极(如关注弱势群体或新手用户遇到障碍时的具体情况)。这种认识可能源于许多研究在揭示个体所遇困难后便终止探讨,导致个体能动性被忽视,且未能延伸至个体如何从中学习或将成功应对经验迁移至未来类似问题的探索。然而,这些研究实际上通过分析困难情境,提出了克服障碍的路径,最终的目的是帮助用户提高效率 and 解决问题能力。针对上述局限性,本文提出“取向”这一表述,强调积极是一种选择,即不否定消极状态和现象的客观存在,而是倾向于从中看到事物积极面,强调优势或成长式思维方式和态度。这种积极取向有助于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进而增强信息行为领域研究成果的适应性和普及性,为信息行为研究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因此,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应该有两方面的重点关注,既要“强化积极”又要“管理消极”。既要关注“生命中的卓越”这样积极生活体验中的信息现象(如创造性);也要关注如何从不连续性、差距、失败和障碍中挖掘积极的一面,采用有效的应对方法促进积极性的转换(如韧性)。在研究范围拓展上,积极信息科学对于“生命中的卓越”的强调以及对灵性、宗教、快乐、创造性、休闲和食物这 6 个主题的选取,导致其忽视了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多样化场景下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如何从消极现象中挖掘积极因素,这可能会限制研究范围。目前,积极信息科学领域的六大主题在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其中的部分主题与中国国情及信息行为研究的契合度不够,应该进一步开展更符合中国信息行为现实的探索。另外,这 6 个主题之间的划分并不清晰、存在重叠,需要一种更有效的划分方式。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关

注中国学者在多元情境下开展的信息行为研究，并不限于特定主题。特别是基于 I-PERMA 框架，研究主题的划分更为清晰，且可将研究内容辐射和延伸到更多领域。

1.2 积极心理学与信息行为研究的相互赋能

本文将积极心理学与信息行为结合，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多个学科的研究活动提供参考，有助于增强对复杂的社会信息现象的解释力。

一方面，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可以推动信息行为研究的发展和创新。目前，已有信息行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信息行为过程中的积极取向，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对信息行为现象中某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探索。而积极取向的视角不仅能够系统化地整合信息行为研究中分散的积极因素，还能为信息系统设计和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以用户“幸福”为导向的理论指导，为构建积极的信息环境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信息行为研究也有助于为积极心理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①提供信息渠道和社会连接：不同信息渠道可供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链接，为个体提供了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了群体间的相互认同和支持；②丰富信息资源获取：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为个体提供了追求优质生活的新知识和技能，为解决个体及社会层面的问题提供了参考，这种知识获取不仅支持个体生活和工作发展，还促进意义感和目标感的形成，帮助人们发展新技能并探索新兴趣；③提供个性化信息产品和服务：信息产品通过个性化服务满足人们在健康、学习、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提高满意度和幸福感，并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不断改进，帮助人们更好地发展和享受生活。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图书馆的空间、资源和服务对其“幸福”产生积极影响，不仅促进个体成长发展，还惠及家庭、社区乃至整个城市^[22]。塞利格曼认为，公共图书馆对积极心理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图书馆提供信息、灵感和联系，帮助我们在逆境中保持韧性，并想象和创造更充实的生活和繁荣的社区，图书馆将被视为‘幸福’的中心”^[22]。图书馆通过创造安全、稳定和宁静环境，有效地引导用户产生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最终实现“幸福”。这种环境设计营造了发现、交流、学习和创造的空间，自然而然地鼓励用户参与更多的自主学习活动、协作交流

和创造性信息行为。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空间服务中，伴随着图书馆员提供的专业信息服务，用户能够实现信息的收集、人际的联系、知识的获取以及生产力的提升，此时信息行为成为用户追求充实生活的重要手段。目前，信息行为研究产生的效益已延伸至积极心理学领域，展现了信息行为领域与积极心理学双向赋能的潜能。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将为积极心理学提供新的发现并拓宽其应用场景。

2 研究框架：I-PERMA 框架

本文提出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框架(即 I-PERMA 框架)是 PERMA 框架在信息行为领域中的适应性拓展。如图 1 所示，作为促进“幸福”的理论框架，本文采用花朵意象展开构建，以“幸福”为“核心花蕊”，代表研究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以塞利格曼提出的 PERMA 五元素作为内层结构(以虚线框架呈现)，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和整合了信息行为领域的关键研究主题作为“花瓣”，以勾画出积极心理学与信息行为研究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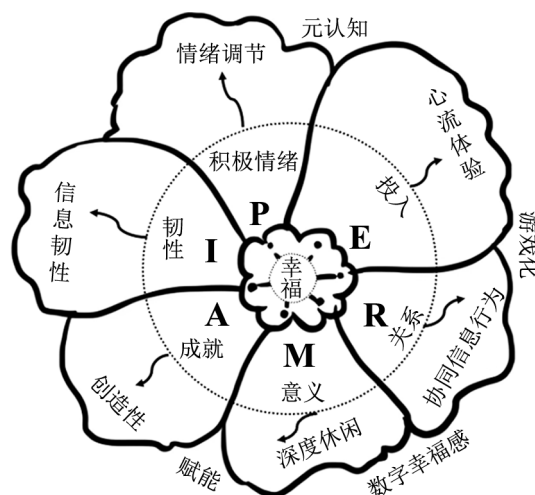


图 1 I-PERMA 框架：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框架
Fig. 1 I-PERMA Framework: The Positively Oriented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Framework

本文将框架中的 I 同时代表领域标识(即信息行为, Information Behavior)和新增的核心元素(即信息韧性, Information Resilience)。I 作为框架名称的前缀,其首要目的是将 PERMA 框架与信息行为领域相结合,说明该框架根植于信息行为领域、探讨个体在信息获取和使用过程中如何实现“幸福”,并与原有的 PERMA 框架相区别。I 也代表新加入框架的元素韧性,其本质是在逆境中恢复并在环境变化中学习和成长^[23]。塞利格曼在《持续的幸福》

一书中明确提到,韧性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方面,是测量“幸福”的重要元素,促进韧性是积极心理学干预的主要目标^[17]。将韧性纳入 PERMA 框架的必要性如下:首先,韧性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有关于韧性的研究呼应着如何从消极中获得积极、在挫折中实现蜕变的主题^[10],这与 PERMA 密切相关。其次,韧性为维持和恢复“幸福”提供了基础保障,使这些元素能够在逆境中得以保护和恢复^[24]。同时,PERMA 框架中各元素的发展系统性地建立了韧性所需的保护性资源网络,从而增强个体的韧性水平^[25]。由此可见,PERMA 各元素积累的资源能够激活韧性过程,而韧性反过来又强化了 PERMA 各元素,形成上升螺旋,使个体在经历逆境后实现更高水平的“幸福”。在实证层面,学者常将韧性与“幸福”作为相互关联的研究对象^[26-27],研究发现韧性对“幸福”具有直接促进作用^[28-29]。同时,提高个体韧性对 PERMA 框架各元素有显著影响^[30],韧性对“幸福”^[31]和生活满意度^[32]有积极的影响。而高幸福感个体也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韧性^[33]。在信息环境中,这种双向关系表现为信息韧性^[34],使用户能够在面对信息过载、错误信息等挑战时,通过获取和使用信息,从而恢复并习得新的应对策略。当个体能够在信息行为受阻时恢复并在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方面取得进展时,就展现了信息韧性的核心特质。本文认为,通过纳入信息韧性,更有助于个体在复杂信息生态中形成积极适应与成长的良性循环,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幸福”。

在 I-PERMA 框架中,积极情绪对应情绪调节,包括促进用户在信息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愉悦、满足等积极情绪状态,以及有效管理焦虑、困惑等消极情绪,这种调节能增强用户持续开展信息行为的意愿并促进更有效的信息行为;投入对应心流,指用户在信息行为过程中完全沉浸的状态,此时用户注意力高度集中,时间感知发生变化,自我意识暂时消失,体验到深度的参与感和控制感;关系对应协同信息行为(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havior),强调信息交互过程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用户与他人协同完成信息行为,这种行为既满足了信息需求,也强化了社会连接,本文具体关注替代信息搜索;意义指具有意义且需要专注投入的信息活动,本文

以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为例进行说明;成就对应用户在信息行为过程中的胜任感、自我效能感和目标实现,本文以信息行为中的创造性为例进行说明。需要指出,I-PERMA 框架中的各元素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自然的交叉和互动,这种重叠性反映了 PERMA 作为一个整体框架的系统性特征,如创造性既与成就密切相关,也与意义和情绪调节有关。在特定研究情境中,学者可根据研究目的灵活调整关注重点。

I-PERMA 框架作为连接积极心理学与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工具,具有显著的拓展性。本文虽然主要针对情绪调节、心流体验、协同信息行为、深度休闲、创造性、信息韧性这 6 个主题进行综述,但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并不局限于此。I-PERMA 框架围绕着促进“幸福”的最终目标,可以持续拓展到信息行为研究的多个领域,如赋能、元认知、游戏化、数字幸福感等。韧性相关研究可聚焦危机中的信息行为适应策略、技术变革中的适应模式;情绪调节维度可延伸至正面反馈的激励作用、情感化设计、信息超载中的情绪缓冲机制,以及情绪调节对信息焦虑的缓解;投入维度可探讨注意力分配与认知参与、数字阅读中的投入深度与理解效果的关系,以及结合具身认知探索多感官参与的增强作用;关系维度可考察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社会临场感的影响,以及组织环境中信息共享与人际关系的互动;意义维度有助于分析信息选择和评估背后的价值取向,理解个体如何基于价值观构建信息意义;成就维度可研究信息行为中的自我调节和效果,以及信息素养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3 研究现状

通过对我国信息行为领域研究的回顾,本文发现,目前许多学者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指导相关的研究,许多研究呼应着积极心理学的主题。然而这些研究呈现出分散性,使得全面理解较为困难。基于 I-PERMA 框架,本文将系统论述在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这一范围内的相关研究主题现状。

3.1 积极情绪:以情绪调节为例

本文提出了情绪调节的概念,包含两个核心方面:积极情绪促进和消极情绪管理。本文主要采取情绪(即沿用 PERMA 框架中的 Emotion)这一表述方

式。信息行为领域的学者认为情绪是信息行为的主要动因^[35]。20 世纪 90 年代起, 信息搜寻者的情绪体验开始受到广泛关注^[36]。Han Z B 等^[37]的研究发现, 在消极状态下孤独症儿童的父母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他们的信息需求, 并通过正视问题表达他们的需求, 这是积极取向中“管理消极”的极佳实践。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带来的收益更大, 具备积极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探索新信息, 解决问题效率更高, 采用更主动的信息行为策略, 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性和创新性^[38], 并能长期建构个体的发展资源(如韧性与创造性)。因此, 除了管理消极外, 促进积极情绪应成为学者的重要议题。Fulton C^[39]指出, 学者经常探索信息行为中的消极情绪和应对机制, 而忽视了伴随成功经历的积极结果和情绪反应, 并强调了快乐作为一种与信息搜寻相关的情绪的重要性, 呼吁要重视积极取向。然而目前我国的信息行为研究主要还是聚焦消极情绪^[40-41]。

为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 情绪调节策略具有重要作用。在信息行为领域, 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出现在信息搜寻和信息规避中。学者发现团队情绪管理能力对个体信息搜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2]。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 情绪调节既能减少老年人主动参与信息活动的动机, 也能促使他们为获得情绪满足而采取特定的信息行为^[43]。情绪调节在健康信息搜索中扮演重要角色, 能够帮助强化积极和管理消极。具体地, 情绪调节能够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并形成问题导向的应对方式, 从而影响信息搜索的全面性^[44]。当负面情绪过高时会抑制人们与健康信息的有效互动^[45], 因此有必要对负面情绪进行管理。在信息规避的研究中, 研究发现, 个体避开可能引发焦虑或担忧的信息实际上是一种情绪调节策略, 当个体缺乏应对资源或预期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时, 信息回避成为控制情绪的重要手段^[46-47]。除了情绪对于信息行为的影响外, 信息行为对情绪调节也有影响, 谢雨杉等^[48]的研究发现, 单项信息输出行为能够为情绪释放提供途径, 从而缓解负面情绪、加强正面情绪。基于信息行为与情绪关系的分析可以推断, 无论个体初始情绪状态如何, 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力会促进信息行为的意愿并能为信息行为带来更为积极的结果。

3.2 投入: 以心流体验为例

心流是指个体将精力全部投注在某种活动中,

甚至达到忘我的状态^[49], 这种状态能给人以幸福感。姜婷婷等^[49]曾对国外心流理论应用的进展进行了总结, 并为信息行为领域应用心流理论提供了路径。该研究指出, 年龄、搜索界面的设置、任务复杂度都是心流的前因; 信息行为研究应探讨何时会产生心流, 以及心流带来的实际效果。在信息行为领域, 心流的概念已被应用于促进信息偶遇和提升系统使用体验。

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 用户的情绪更加稳定, 他们更有可能将注意力分散在环境中的刺激物上, 从而促进信息偶遇^[50]。信息偶遇启发用户联想、移情、沉思、顿悟, 启发了心流^[51]。学者曾以意义建构理论和心流理论为基础, 对信息偶遇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索, 认为心流亦可以解释信息偶遇中的“意外之喜”^[52]。除此之外, 技术特征、放松的任务特征和任务技术适配可以带来心流^[53]。个体从偶遇的信息中创造价值, 如感到惊讶和高兴、享受获取信息带来的乐趣^[54], 而偶遇到的信息也创造了新的可能, 促进创造性的产生^[55]。

系统使用中的心流包括 4 个主要方面, 即控制与技术的互动、注意力集中、认知享受(包括好奇心和内在兴趣), 其中最常用的测量维度为专注和享受^[56]。学者发现, 远程呈现(Telepresence)和感知控制是心流的前因^[56]。除此之外, 促进心流产生的条件因素(如个体技能与任务挑战相匹配、清晰的目标、即时反馈)^[10], 都会对心流产生显著影响^[57]。心流带来了收益, 对用户持续使用^[57]、满意度和持续贡献意愿^[58]产生了影响。例如, Gan C M^[59]研究发现, 在短视频平台中, 当用户体验到心流时, 对平台的不满减少, 并打消他们中止决策的动机。随着短视频的渗透, 高心流的用户可能进行了自我调节, 反而更容易减少短视频的使用时间或频率等^[60]。

3.3 关系: 以协同信息行为为例

协同信息行为是指人们为了满足共同的信息需求而一起工作的过程, 包括协同识别信息需求、协同信息查询与获取、协同信息利用和共享等活动^[61]。协同信息行为通过促进人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共享理解和相互支持, 体现了 PERMA 框架中的关系元素。我国文化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 对于协同的关注有潜力成为我国信息行为研究的重要特色。其中, 替代信息搜索是一种协同信息行为, 在 AI 时

代引起了学者更多的关注。本文基于替代信息搜索阐释协同对关系元素的促进作用。在替代搜索过程中,不仅展现了助人精神,更促进了知识的有效流动与共享,替代者与被替代者之间逐渐形成深化的社会连接和互信纽带,诠释了信息行为产生的积极效应。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替代信息搜索的研究多在健康领域展开,关注在线搜寻健康信息情境下替代搜寻行为的类型、过程和特征^[62]、行为机理^[63]、影响因素^[64-66]、对健康素养的影响^[67]和对记忆水平的影响^[68]。学者关注替代搜寻者的特征及其行为模式^[69]、被替代者的信息需求理解^[70]和替代搜寻对被替代者健康行为和健康水平的影响^[71]。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中,被替代者(即健康信息需求者)为行为能力或认知水平受限的用户(如老年人^[72]);而主要的替代搜寻者均为非医学专业人士^[69]。这说明替代信息搜索不仅是一种有效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是一种积极的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的人际关系赋能难以自行完成信息获取的弱势群体,从而体现了协同合作的重要作用。除了对健康领域的关注外,我国学者还关注到旅游、购物和学术这 3 种任务情境下替代性信息搜寻的具体路径^[73],同时开始探究用户从“以人为中介”转向“以 AI 为中介”进行替代信息搜索的机理^[63]。

3.4 意义:以深度休闲为例

深度休闲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和生活目的,体现为一种全情投入与奉献,本质上可归纳为对意义的追寻。深度休闲爱好者通过专业知识的收集与分享,构建了超越日常的意义体系,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深层意义。积极信息科学提出者 Hartel J^[74]早期的学术研究为休闲领域,休闲也是积极信息科学的核心关注。休闲往往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一部分^[75],提供了身心恢复、个体成长、工作生活平衡的机会。在休闲的基础上,学者强调了深度休闲,即个体在获得和表达其特殊技能、知识和经验的组合中达到专业水准或找到职业^[76]。深度休闲能够使个体从休闲活动中挖掘自身价值、促进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76],并呈现出不同情境下的信息行为模式^[77]。

在信息行为领域,国外学者先后关注到不同深度休闲情境下特殊用户的信息行为,这些研究不仅

展示了深度休闲情境中信息行为的多样性,更揭示了信息行为如何支持和强化深度休闲的机制。近期的研究涉及欧洲唱歌大赛的粉丝如何获取比赛信息和参与虚拟社区的动机^[78]、桌游玩家偏好的信息^[79]、手工艺爱好者获取的有形和无形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80]、陶艺爱好者在线上信息共享时的情绪^[81]、星球大战角色扮演者在制作角色服装时的信息行为^[82]、朝圣者在欧洲朝圣之路上的信息行为和媒体使用^[83]等主题。Mansourian Y^[84]的系列研究发现,在深度休闲中获取和分析信息不仅是个体满足感的来源,还可以为个体提供自我实现和社会包容,从而成为实现“幸福”的有效基础^[85]。2015 年,张晓星等^[86]关注到了深度休闲信息行为。朱洪涛等^[76]的研究发现,深度休闲活动能够创造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产生更多快感并释放压力,缓解不良情绪。阅读是深度休闲的重要环节,我国学者开发了休闲观视域下阅读者分层量表^[87],对读书会进行了研究^[88]。吴大伟等^[89]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对老年旅行者在旅游的不同阶段与数智技术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跨情境、跨场域的复合信息行为进行了梳理,其后续研究发现深度休闲能够缓解社会孤独和社会焦虑^[90]。

3.5 成就:以创造性为例

信息行为中有关创造性的研究涉及发散性探索与整合,反映了个体的成就感、自我实现和精进能力,使个体产生新颖且有价值的见解,这种突破带来的成就体验是核心。有创造性的人能够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运用已知信息,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产生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的产品或想出崭新而有效的解决办法^[10]。在信息行为领域,目前涉及创造性的探索主要包括艺术领域内的信息行为研究和搜寻中的创造性研究。

艺术本身具有创造性特质,因此信息行为领域中的许多创造性研究都在艺术领域展开。互联网为艺术家提供了广泛的资源,信息技术也改变了艺术领域工作者的实践^[91]。学者提出了信息创造(Information Creativity)的概念^[92],特指在艺术、探索或交流目的下偶遇、使用、转换和创造信息的经验,并在信息创造的视角下探讨了个体与信息对象的互动体验^[93]。一般而言,艺术领域内的创造性产生于规划一个新的艺术作品时,此时艺术家需要识别创造性的任务或问题,生成、评估和选择信息以完成

创造性的输出。中国学者虽已关注到了音乐艺术中的信息行为^[94-95]，但其重点不在创造性。国外学者先后关注到戏剧艺术^[96]、建筑项目^[97]、文身^[93]、DJ 表演^[98]、视觉艺术^[99]等领域的创造性行为。艺术创作过程往往包括艺术构思、想法发展、制作艺术和完成作品这 4 个阶段^[96]，在不同阶段中的信息行为会有差异^[96,98]。值得关注的是，以上研究对“信息”的定义不再局限于文本信息，而是包括音乐、人际活动等多种模式，且多将与艺术本身的互动视为一种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强调非正式获取和学习的信息，如 DJ 表演中 DJ 舞动的身姿这类具身信息作为信息源^[98]，但是尚少分析或对比传统正式的信息源或 GenAI 等新兴信息源在支持创意产生中的潜在作用。

与艺术领域类似，搜寻中的创造性通常基于一类或多类创造性任务展开，一种常见的方式是将创造行为与信息搜寻实践相联系，并阐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100]。在学术研究选题的背景下，Li Y 等^[101]调查了用户在信息搜寻过程中的认知路径、创造性策略和具体的信息搜寻过程。信息源是产生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已有研究揭示了创造性过程中用户信息源使用特征^[102]和信息需求^[103]，包括用户在不同阶段对信息源的不同需求^[104]。为了促进新想法的产生，Chavula C 等^[105]提出应设计能够支持创造性思维过程的搜索系统并开发了 SearchIdea 工具辅助用户完成创造性任务^[106]。在认知过程方面，通过对创造性任务的实证分析，研究揭示了任务的复杂性以及领域知识在促进创造性信息搜寻中的关键作用^[107]。在学习型搜索领域内，刘金亚等^[108]关注到创造等高层次认知处理过程，并提出需要构建支持学习者知识创造的学习系统。进一步地，王馨悦等^[109]揭示了搜索过程中“顿悟”这一现象，识别了僵局、孵化和重构这 3 个关键阶段，提出了适当休息放松、转移注意力对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促进。

3.6 韧性：以信息韧性为例

在积极心理学中，韧性是指人们面对挑战或挫折时，抵御压力的冲击，从消极状态中复原，甚至从中获得成长性发展的能力^[110]。信息行为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心理韧性的概念，提出了信息韧性^[34]。信息韧性被认为是个体、信息系统或信息社会在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环境中，通过抗干扰和恢复

能力维持其功能和效能的能力。2022 年，ASIS&T 年会将主题定为“危机、转折、韧性—重构信息韧性社会”^[111]，凸显了韧性在当今社会中的关键性作用。Lloyd A^[34]认为，在知识库、社交网络和信息景观(Information Landscape)遭受破坏的时期，具备信息韧性有助于人们通过信息和信息行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自 2020 年，学者先后探索了货车居民^[112]和医院图书馆员的信息韧性^[113]。相关研究发现，信息机构的服务模式存在着变化和障碍^[114]，为发展信息韧性，信息机构应向弱势和边缘化人群提供信息，变通其信息需求和信息共享与沟通方式^[115]；也可以通过制定和推广信息素养计划应对混乱^[116]。学者还开发了信息韧性框架^[117]。这些研究说明韧性是可以被培育的，也可以与信息素养实践相结合。我国学者对信息韧性的探讨目前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关注韧性特质和韧性表现^[118]、韧性社会建设^[119]。陈晓宇等^[120]从信息韧性视角对可持续信息学进行综述，认为应让信息技术的行动实践符合信息韧性社会的发展理念。对信息韧性的重视已成为共识，但各参与主体如何发展和提升信息韧性还需进一步讨论。

3.7 其他主题

除了上述综述的主题外，在信息行为领域内，其他主题的研究也体现了积极取向。①赋能(Empowerment)：2023 年信息行为研究学术年会即以 AI 赋能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究为主题^[121]。赋能强调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知识和技能，使得个体或组织实现目标和潜能，这一过程体现了积极心理学理念，与成就和意义维度密切相关。学者先后探索了信息行为研究的情报赋能机制，即如何对情报用户提质和如何对情报工作增效^[122]，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的赋能效果^[123]。关注新兴技术对于个体的赋能效果将是积极取向研究的重点。②元认知(Metacognition)：元认知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个体有意识地、积极地关注和掌控，与投入维度有关。在学习型搜索的研究中，宋筱璇等^[124]加入了元认知调控的概念，作为一种对个体认知活动积极和自觉的监视、控制与调节，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性，探索了用户信息搜索策略的改变及其产生的效果。对于元认知的关注有助于提升个体与信息交互中的觉知，从而帮助个体完成任务。未来研究可积极关注元认知对任务

完成和个体自我评估产生的积极效应。③游戏化 (Gamification): 游戏化通过增加参与度和效果提升了用户在特定活动中的积极体验, 与投入维度密切相关。Li Y L 等^[125]在信息检索过程中验证了游戏化信息检索系统对于用户而言的有用性、易用性、易学性和满意度。游戏化尊重了个体的适应性, 将任务变得有趣, 减少枯燥性, 促进个体优势, 激发积极情绪, 从而促进用户与系统的互动, 最终增强了个体的积极体验。对游戏化的关注, 也可以与促进用户社交互动、协同信息行为等方面结合, 从而深入探索游戏化的积极效应。④数字幸福感: 数字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在数字生活中的延伸^[126]。巩洪村等^[127]基于数字幸福感框架构建了 Y 世代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组态模型。闫慧^[128]团队有关于视障人群的研究, 揭示了包括个体、社群、外部和信息行为因素在内的数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这与关系维度密切相关。积极取向中的数字幸福感研究应关注个体在数字环境中的正向体验、人际互动和成长机会, 探索技术使用如何增强个体的意义感、社会联系和生活质量。

4 研究启示

基于已有信息行为研究与积极取向有关的主题, 结合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论, 本文对未来研究主题进行了展望。同时, 本文探讨了如何将积极信息行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践应用, 为信息行为研究、信息系统设计和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启示。

4.1 研究主题启示

4.1.1 在心流中构建“幸福”的日常生活

心流体验在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受控条件和任务场景, 探索用户工作任务的完成和信息系统的使用, 使得相关研究难以全面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体验, 而有关深度休闲的研究已涉及人文和艺术等情境, 尚需整合入更普遍、更广泛的“幸福”生活构建框架。未来可以考虑开发各类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系统, 尤其是融合互动显示、数字投影、扩展现实 (VR/AR/MR) 等沉浸式媒介来展示传统文化和古籍等特色资源的系统和平台, 将心流理论的沉浸特性与意义建构融合起来, 凸显信息行为研究的社会功能。心流理论指出, 心流体验依赖 5 个关键条件: 明确目标、挑战与能力平衡、具备控制感、专注投入和即时反馈; 当这些条件满

足时, 个体会体验到行动与意识融合、自我意识暂时消退和时间感知变化^[10]。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符合条件性特征也能够触发心流体验, 当人们专心于当下的行走时也会产生心流^[10]。这充分说明对心流的研究应该深入日常体验, 从而帮助建构内部一致的生活目标体系并提升整体幸福感。对弱势群体而言, 在积极取向下, 信息获取和使用不仅关乎实用需求, 更能重建生活掌控感和意义感。张钰浩等^[129]关于社会互动减少老年人数字贫困的研究, 以及盛曼玉等^[130]提出的数字反哺机制, 都展示了老龄化时代和谐代际关系以及积极人际关系如何提升弱势群体的日常“幸福”体验。信息行为研究领域可以从被动描述转向积极赋能, 特别是关注信息如何帮助个体满足好奇心、解决问题、实现自我表达与创造。例如, 可以聚焦数字平台中的日常生活, 这是因为数字平台的发展能够对社会互动进行重塑, 一方面拓展非正式社交网络, 积累支持性社会资本以补充线下关系; 另一方面提供信息生态使个体重塑生活意义, 推动生活方式创新与转型。

4.1.2 以协同合作促进积极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 协同合作是构建积极人际关系的基础, 而这类关系又是社会适应的关键。学者已经提出, 关怀和利他主义是替代搜寻者的行为动机^[69], 进一步发展这一思路, 协同信息搜寻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 也是一种积极的亲社会行为, 通过关系维度实现对弱势群体的赋能。社会支持理论 (Social Support Theory) 指出, 个体需要与他人进行联系和互动, 从而维持生理平衡和健康^[131]。其中, 信息支持是重要的维度。替代搜索是协同搜索的一种特殊情况, 目前我国关于替代信息搜索的研究多集中在健康领域, 多强调替代搜索实现的工具价值。但当前研究对被替代者的主体性发挥、需求和期待以及搜索结果评估 (包括相关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需求满足度) 关注不足, 对被替代者和替代者的具体角色和认知可以进一步深化。实际上, 被替代者的需求和期待是积极人际关系的开端; 被替代者对结果的评估和反馈是其主体性和替代者社会价值的体现。社会支持的双向性意味着接受支持增强幸福感, 提供支持则提升自尊与社会认同。积极取向下, 替代者不仅完成任务, 更应承担教育者和赋能者角色, 表现为引导被替代者形成和表达信

息需求、为被替代者创建更积极的情境和反馈。这种替代者的角色通过帮助行为也使替代者产生了幸福感,实现了关系双方的双向赋能。目前,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 GenAI 工具,GenAI 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替代搜寻者的角色。宋小康等^[132]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范式下 AI 赋能的替代信息搜索的理论框架,将拟人化视为关键要素。姜婷婷等^[133]提出,人智共生已成为学者的普遍关注,保持人类的主体地位,借助 AI 增强自身能力将成为趋势。为更好地促进人智共生的关系,可以考虑借鉴人因优势(如同理心^[70]和共情^[68]这类亲社会行为)赋能 GenAI 功能,并基于协同信息行为的既有研究成果,探索 GenAI 作为替代或协同、助手或同伴的角色特征。

4.1.3 以创造过程孵化创造性

当前信息行为领域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领域和信息搜索过程中,对创造性的系统探索仍显不足,特别缺少对 GenAI 等新兴信息源在支持创造中的作用研究。情绪调节的有关研究表明,积极情绪能够改变思维内容,拓展思维边界,从而提升认知灵活性和创造性。创造性与不同的个体和情境特征(如天赋、教育、认知技能和动机等)密切相关,但获取和使用信息也非常重要。创造性的核心在于突破思维局限,而信息行为过程可以成为这一转变的关键触点。对创造性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和信息搜索过程,而应拓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在新技术背景下,重点探讨新技术如何促进人与信息交互中的创造性。Wallas G^[134]的创造过程(The Creative Process)理论可帮助解释如何促进个体产生创造性,该理论认为,创造过程的核心包括准备期和孵化期。在准备期,个体需累积大量高度相关的信息,通过理解、吸收和整合信息源的信息,并将其与自身已有的领域知识相结合,为后续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素材。在孵化期,个体需在宽松的环境和适当的休息中,将注意力从具体问题中抽离,并接纳弱相关或无关信息,表现为休息放松或转向其他活动,此时积极情绪能够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思维的自由流动使先前反复思考的信息在潜意识中浮现,个体摆脱原有的、可能误导的假设,从而推动创造性思维的涌现。同时,这种创造性思维也能够迁移到之后的类似情境。在 GenAI 时代,创造过程发生着根本性变革:GenAI 可在准备期提供

即时知识补给,在孵化期生成多维度信息帮助打破固有思维桎梏。因此,学者可充分借鉴创造过程的阶段性,引发个体的积极情绪并设计友好的信息环境,从而实现积极有效的干预。具体地,可以通过界面设计引导用户进行深入的信息探索 and 知识整合,通过开发和评估支持创造性思维的技术工具促进用户在不同阶段的信息获取和使用。

4.1.4 在转折中发展韧性

信息韧性已在理论层面受到学界重视,但目前相关研究聚焦应对危机,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如何从危机中促进用户的主动成长,并结合转折情境研究信息韧性。转折研究强调生活中重大变化的阶段,而信息韧性则关注个体在不确定环境中维持功能的能力。转折过程中需要信息韧性来适应变化,而信息韧性也可以作为个体成功渡过转折的关键资源。在信息行为领域内,以 Ruthven I^[135]为代表的学者已对转折开展了研究,并发展出了较为综合的理论^[136]。赵宇翔等^[137]提出,转折历程是信息行为研究的新视角。转折研究强调转折的阶段性,往往以研究对象抵达新环境或者解锁新身份为终点。相关研究认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因素,信息帮助减少对不熟悉变化的恐惧;而从积极取向入手,信息也可以增强确定性,帮助应对生活变化。因此,韧性发展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危机应对,而是一种主动的应对策略。根据 Richardson G E^[23]的韧性过程模型(The Resiliency Model)可知,重大生活事件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失衡过程。当应激源冲击个体既有认知时,保护性因素首先起防御作用。若抵抗失败,个体被迫重构认知模式,通过获取针对性信息、学习新的行为策略并发展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借助信息技术拓展社会支持网络,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心理平衡与韧性重塑。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用户在转折过程中如何获取和使用信息,如何通过积累信息行为经验以培育心理韧性和信息韧性,关注在转折中成功的信息行为模式的迁移能力,包括韧性在应对未来类似情况中的作用,即如何帮助人们既摆脱当前危机,又能更好地处理或避免后续危机。

4.2 实践路径启示

4.2.1 信息行为研究

在信息行为研究中,学者多以问题解决的效率、方案生成的多样性和决策制定的正确性等维度作为

效果的评价标准,但缺乏从幸福感提升角度的系统性探索。随着智能交互系统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信息行为的价值更应考察如何在各种情境下(包括日常生活和遭遇挫折时)促进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意义建构和心理韧性培养,以提升信息用户的“幸福”。为弥补这一不足,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可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强调从个体主观体验出发,深入理解其内在动机和行为模式。如学者可采用现象学方法捕捉用户信息行为中的“顿悟”^[109],结合干预研究识别行为数据中的积极模式,通过量表量化干预效果,形成“体验描述—干预—效果验证”的完整研究逻辑。从测量框架角度,可以利用 PERMA-Profiler 等量表^[138],并基于 I-PERMA 框架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涵盖预期、即时、回顾和持续的“幸福”。如在情绪调节维度测量愉悦度、满足感、好奇心唤醒水平、情绪调节能力;在投入维度测量注意力集中度、心流状态的时间占比、信息深度加工程度、时间感知失真程度;在关系维度测量协同信息行为占比、共鸣程度、信息互助规模;在意义维度测量信息价值内化程度、信息赋能感知;在成就维度测量效能感、信息技能迁移能力和信息创新产出的效率与质量;在韧性维度测量信息过载调节策略和遇到障碍后恢复的速度与程度等。除了直接测量这些指标外,信息行为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聚焦哪些可观察的信息行为变量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上述指标。

4.2.2 信息系统设计

在信息系统设计方面,积极取向将设计目标从“解决问题”升级为“激发潜能”,使技术不单纯成为效率工具,更成为人类“幸福”的赋能者。目前在人机交互领域,学者已经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构造了积极设计框架^[139],并应用于赋能弱势群体(如盲人抖音用户^[140])。在信息系统设计中,可进一步提升 AI 助手在创造力上的优势互补,即不仅能完成基础任务,还能通过提问、挑战和正向反馈激发用户深层思考。如在与用户交互的过程中,GenAI 可增设反思性提问模块,以此激发开发者对解决方案的元认知评估。信息行为可以成为连接系统设计与用户“幸福”的重要变量,学者可通过观察和分析用户行为模式,识别能够反映用户情绪(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如快乐、紧张、焦虑等)

的交互变量,为用户制定既能完成信息任务又能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交互策略。未来研究可着重探索哪些信息交互方式、界面设计元素、交互反馈机制以及系统响应方式能够在保证基本功能性的同时,增强用户的积极情绪、意义感和成就感,为开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用户心理健康的信息系统和服务提供实证基础。另外,在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中,I-PERMA 框架各元素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化侧重,如社交媒体类应用中应重点关注其对关系的促进作用;生产力工具应着重评估其对成就的提升贡献;而娱乐类应用则应以激发用户积极情绪为主要评价维度。

4.2.3 信息素养教育

在信息素养教育培训方面,信息韧性作为 I-PERMA 框架中的关键维度提供了更具发展性的评估和培育视角。信息韧性与信息素养密不可分,信息韧性是信息素养实践的成果^[34],信息素养是建立信息韧性的关键^[141]。传统信息素养评估多关注技能掌握程度,信息韧性则强调用户在面对信息挑战时的适应性和成长性,关注用户如何从信息困境中恢复并持续发展。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可将积极心理学干预(如成长型思维训练)与信息韧性培养有机结合,形成“识别—应对—恢复—成长”的模式。如在虚假信息辨识训练中嵌入成长型思维,即不仅教授用户验证技巧,还引导用户体验信息挫折并学会调整策略,要求用户反思并自主设计真实信息的优化传播方案。基于信息韧性构造的信息素养实践,既有助于提升信息批判技能,又通过可感知的能力增长曲线持续强化自我效能感,最终形成可持续的积极信息行为模式。信息韧性有助于培养用户应对当前信息环境的能力,更为其在不断变化的信息生态中保持适应性和创造力奠定了基础。

5 结 语

在技术的洪流下,自觉克服技术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实现人类与技术、信息的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是新时代对信息行为领域提出的新课题。信息行为研究的价值不应局限于困难识别、功能设计和效率提升,而应拓展至促进个体积极性、主动性、培育积极行为与体验、增强应对信息环境挑战的能力,并最终促进个体“幸福”和社会繁荣。本文立足于跨学科整合视角,将积极心理学中的 PER-

MA 框架引入信息行为研究领域并与信息行为的研究主题对应,通过整合信息韧性作为关键拓展元素,构建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框架(即 I-PERMA 框架)。该框架作为探索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工具,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范围上,I-PERMA 框架拓宽了信息行为领域的关注范围,通过结合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提出未来可供信息行为研究的新主题,丰富了信息行为研究的视角,揭示了信息行为如何能够成为提升个体心理福祉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方法上,I-PERMA 框架为学者提供了一个系统和拓展的工具,用于探索信息行为的积极维度并从消极维度中挖掘积极效应,为设计更具人文关怀价值、包容性、支持性的信息生态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促进心理“幸福”和提升韧性的信息素养培育提供指导。在研究价值上,I-PERMA 框架深化了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价值,将关注点从功能性目标转向人类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提出了从促进用户“幸福”发展角度评估信息行为效果的新视角。这种聚焦“优势培育”的成长型视角认为个体具备通过信息行为进行自我决定、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潜力。积极取向突破了传统“缺陷修补”的研究局限,强调从消极现象中挖掘积极因素,从而弥补了已有研究多聚焦消极的信息行为表现,强调个体对信息环境的应激性反应,而未能充分阐释信息创造等具有建构性特征的行为现象的不足。同时,I-PERMA 框架提升了信息行为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积极取向不仅帮助个体应对信息挑战,更强调帮助用户更好地发展应对障碍的能力、创造积极体验、深化社会联系,以及基于价值创造使个体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从而呼应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背景下,了解怎样的信息交互行为有助于增强心理韧性、培养积极认知,对缓解信息焦虑、预防信息误导具有重要意义。以促进“幸福”为目的的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促进个体自我效能感、幸福感、获得感和韧性提升,使信息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全面提升。积极取向的信息行为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新思路、新情境、新人群和新方法,有待信息行为领域学者的共创。

参 考 文 献

- [1] Wilson T D.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J]. Informing Science, 2000, 3: 49-56.
- [2] Bates M J. Information Behavior [J].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0, 3: 2381-2391.
- [3] Kelly D. Implicit Feedback: Using Behavior to Infer Relevance [M] //Spink A, Cole C.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Dordrecht: Springer, 2005: 169-186.
- [4] Kim J. Describing and Predicting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n the Web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60 (4): 679-693.
- [5] Kuhlthau C C. Inside the Search Process: Information Seeking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 (5): 361-371.
- [6] Hartel J, Kari J, Stebbins R, et al. Towards Positive Information Science? [C]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ncouver: Wiley, 2009: 1-5.
- [7] 黄颖, 虞逸飞, 陈婧涵, 等. 跨学科视角下图情档的外部学科融合与内部知识流动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 117-130.
- [8] Stebbins R A. Positive Sociology: An Overview [M] //Kono S, Beniwal A, Baweja P, et al. Positive Sociology of Leis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13-26.
- [9] Seligman M E P, Ernst R M, Gillham J, et al. Positive Educa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lassroom Interventions [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9, 35 (3): 293-311.
- [10] 盖笑松. 积极心理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
- [11] van Zyl L E, Gaffaney J, van der Vaart L, et al. The Critiques and Criticism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 Systematic Review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24, 19 (2): 206-235.
- [12] 沈雨田, 陆泉, 陈静. 认知视角下的非理性信息行为研究——心理账户理论及其应用 [J]. 情报学报, 2024, 43 (12): 1483-1494.
- [13] 戚景琳, 韩正彪. 信息行为研究中的行为经济学理论: 应用、贡献和展望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4, 45 (3): 31-40.
- [14] Mansourian Y. Positive Information Science: An Emerging Area of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EB/OL]. (2022) [2025-04-15]. https://researchoutput.csu.edu.au/ws/portalfiles/portal/204308098/Positive_Information_Science.pdf.
- [15] Seligman M E P. 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M]. New York: Vintage, 1991.
- [16] 刘翔平. 积极心理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 [17] Seligman M E P.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18] Cabrera V, Donaldson S I. PERMA to PERMA+4 Building Blocks of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24, 19 (3): 510-529.

- [19] Merritt S H, Heshmati S, Oravec Z, et al. Web of Well-Being: Re-Examining PERMA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Networks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24, 19 (3): 499-509.
- [20] Goodman F R, Disabato D J, Kashdan T B, et al. Measuring Well-Being: A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ERMA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8, 13 (4): 321-332.
- [21] Hartel J, Guzik E. Positive Information Science [M] // Baker D, Ellis L. *Encyclopedia of Libraries,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msterdam: Elsevier, 2024: 633-641.
- [22]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Libraries & Well-Being: A Case Study from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EB/OL]. (2024) [2025-04-15]. https://www.nypl.org/sites-drupal/default/files/2024-11/Libraries_and_Well-Being_A_Case_Study_from_The_New_York_Public_Library_accessible.pdf.
- [23] Richardson G E.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 [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 58 (3): 307-321.
- [24] Southwick S M, Bonanno G A, Masten A S, et al. Resilience Definitions, Theory, and Challeng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2014, 5 (1): e25338.
- [25] Turner J, Roberts R M, Proeve M,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MA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A Scoping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2023, 13 (2): 20-44.
- [26] Traeger L, Styklunas G M, Park E Y, et al. Promoting Resilience and Flourishing Among Older Adult Residents in Community Living: A Feasibility Study [J]. *The Gerontologist*, 2022, 62 (10): 1507-1518.
- [27] Tunariu A D, Tribe R, Frings D, et al. The iNEAR Programme: An Existential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for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017, 29 (4): 362-372.
- [28] de la Fuente J, Urien B, Luis E O, et al. The Proactive-Reactive Resilience as a Mediatonal Variable Between the Character Strength and the Flourishing i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856558.
- [29] Kuntz J R C, Näswall K, Malinen S. Resilient Employees in Resilient Organizations: Flourishing Beyond Adversity [J].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6, 9 (2): 456-462.
- [30] Busser J A, Shulga L V, Yedlin J. Factors Influencing Service Employee Well-Being: A Test of the PERMA Framework [J]. *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 2025, 35 (2): 288-318.
- [31] Lin L P L, Hsieh W K. Exploring How Perceived Resilience and Restoration Affected the Wellbeing of Matsu Pilgrims During COVID-19 [J]. *Tourism Management*, 2022, 90: 104473.
- [32] Cohn M A, Fredrickson B L, Brown S L, et al. Happiness Unpacked: Positive Emotions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by Building Resilience [J]. *Emotion*, 2009, 9 (3): 361-368.
- [33] Short C A, Barnes S, Carson J F, et al. Happiness as a Predictor of Resilience in Students at a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J]. *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2020, 44 (2): 170-184.
- [34] Lloyd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Enabling Information Resilience in Resettlement Landscape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 (5): 1029-1042.
- [35] 谢雨杉, 柯青, 秦琴, 等. 现象图析学视角下情绪与信息行为的交互机理探析: 以疫情场景为例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3): 99-110.
- [36] Ross S. Finding Without Seeking: The Information Encounter in the Context of Reading for Pleasure [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1999, 35 (6): 783-799.
- [37] Han Z B, Zhong H, Hansen P. Worried, Anxious and Uplifted: Emotions of Chines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When Expressing Information Needs [J/OL].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4-10-15]. <https://doi.org/10.1108/AJIM-09-2023-0336>.
- [38]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 (3): 218-226.
- [39] Fulton C.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he Power of Positive Affect in Information Seeking [J]. *Aslib Proceedings*, 2009, 61 (3): 245-261.
- [40] 刘鲁川, 李旭, 张冰倩. 社交媒体用户的负面情绪与消极使用行为研究评述 [J]. *情报杂志*, 2018, 37 (1): 105-113, 121.
- [41] 黄崑, 李京津, 吴英梅. 信息行为研究中的情感负荷理论及应用研究综述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 (12): 116-124.
- [42] Meng J B, Fulk J, Yuan Y C. The Roles and Interplay of Intragroup Conflict and Team Emotion Management 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in Team Context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2 (5): 675-700.
- [43] Manžuch Z, Maceviciute K. A Life Goals Perspective on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Elderly Adults [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20, 25 (4): 2005.
- [44] Chasiotis A, Wedderhoff O, Rosman T, et al. The Role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Coping via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 *Current Psychology*, 2019, 40 (11): 5235-5244.
- [45] Ju I, Rho E, Hinsley A. Poly Social Media Use: Roles of Informational Norm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2, 27 (11/12): 812-824.
- [46] Heinström J, Nikou S, Sormunen E. Avoiding Negative Information as a Strategy for Emotion Regulation [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22, 27 (Special Issue): 2229.
- [47] 毛太田, 马家伟. 基于模糊 ISM-MICMAC 的健康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与关联路径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44 (2): 84-92.

- [48] 谢雨杉, 柯青, 王笑语, 等. 新冠疫情背景下情绪与信息行为的关系及情绪角色的主题分析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 (8): 102-112.
- [49] 姜婷婷, 陈佩龙, 许艳闰. 国外心流理论应用研究进展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1, 11 (5): 4-16.
- [50] Jiang T T, Liu F, Chi Y. Online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Modeling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 (6): 1135-1157.
- [51] 陈为东, 王萍, 王益成. 学术新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偶遇要素及内在机理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 (2): 28-33, 45.
- [52] 万力勇, 大卫·斯坦. 基于信息偶遇的在线偶发学习: 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9, 12: 78-86.
- [53] 方洁, 杨轶涵, 王斐. 健康信息偶遇情境下高血压患者信息共享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4, 45 (4): 76-86.
- [54] Makri S, Ravem M, McKay D. After Serendipity Strikes: Creating Value from Encountered Information [C]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Wiley, 2017: 279-288.
- [55] Race T M, Makri S. Accidental Information Discovery: Cultivating Serendipity in the Digital Age [M]. Amsterdam: Elsevier, 2016.
- [56] Zaman M, Anandarajan M, Dai Q. Experiencing Flow with Instant Messaging and Its Facilitating Role on Creative Behaviors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 (5): 1009-1018.
- [57] 朱红灿, 胡新, 廖小巧. 基于心流理论的公众政府信息获取网络渠道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8, 39 (2): 56-62.
- [58] 李颖, 肖珊. 知识问答社区用户心流体验对持续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研究——以 PAT 模型为视角 [J]. 现代情报, 2019, 39 (2): 111-120.
- [59] Gan C M. Understanding Discontinuance Behavior on Short-Video Platform: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Overload, Dissatisfaction, Flow Experience and Regret [J].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2024, 48 (6): 1121-1141.
- [60] 甘春梅, 明昕宇. SOR 视角下短视频用户间歇性中辍意愿的实证研究 [J]. 情报科学, 2023, 41 (6): 153-160.
- [61] 马捷, 张云开, 蒲泓宇. 信息协同: 内涵、概念与研究进展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 (11): 12-19.
- [62] 裴俊良, 周晓英, 张素萍. 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类型、过程、特征和模型研究 [J]. 现代情报, 2024, 44 (1): 11-24.
- [63] 冷旭, 陈渝. 替代信息搜索情境下的用户转移意愿研究 [J]. 情报杂志, 2024, 43 (12): 186-197.
- [64] 陈明红, 李思婷, 曾贝欣. 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替代搜索行为影响因素及关联路径研究——从被替代搜索者视角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 12 (5): 41-52.
- [65] 万文智, 宋小康, 赵宇翔, 等.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索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证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1 (6): 88-94.
- [66] 宋小康, 赵宇翔, 朱庆华.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健康信念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 (2): 45-56.
- [67] 沈彦琪, 宋小康, 朱庆华.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对老年人健康素养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J]. 现代情报, 2024, 44 (10): 115-125.
- [68] 周伟烨, 刘畅. 健康信息替代搜索中用户共情性质及共情能力对记忆水平的影响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44 (4): 43-53.
- [69] 宋小康, 赵宇翔, 宋士杰, 等.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者特征及其行为模式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 (22): 107-117.
- [70] 朱文轩, 陈媛媛. 被替代搜寻者健康信息需求理解的影响因素研究 [J]. 情报杂志, 2023, 42 (6): 131-139.
- [71] 宋小康, 赵宇翔, 朱庆华. 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对被替代者健康行为和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2, 41 (6): 625-636.
- [72] 张肖, 王文韬, 李晶, 等. 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 内容分析与研究展望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1, 42 (5): 84-93.
- [73] 李梓奇, 姚立颖, 郭映彤, 等. 任务情境下用户替代性信息搜寻行为模式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4, 47 (8): 12-19.
- [74] Hartel J. The Serious Leisure Frontier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obby Domains [J]. Knowledge Organization, 2003, 30 (3/4): 228-238.
- [75] Stebbins R A. The Idea of Leisure: First Principles [M]. London: Routledge, 2017.
- [76] 朱洪涛, 柯青, 谢雨杉. 深度休闲信息行为研究: 类型特征、结果效能及未来展望 [J]. 情报科学, 2023, 41 (7): 170-178.
- [77] Hartel J. Managing Documents at Home for Serious Leisure: A Case Study of the Hobby of Gourmet Cooking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 (6): 847-874.
- [78] Bronstein J, Lidor D. Motivations for Music Information Seeking as Serious Leisure in a Virtual Community: Exploring a Eurovision Fan Club [J].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0, 73 (2): 271-287.
- [79] Mierzecka A, Łączyński M. For the Win! Information Needs in Discourse of Board Gamers' Online Communities [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22, 27 (Special Issue): 2203.
- [80] Lee L.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Activities of Hobbyists in the Making of Arts and Crafts Across Space [D].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22.
- [81] Mansourian Y. The Passion and Pleasur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Pottery Practice [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22, 27 (Special Issue): 2243.
- [82] Vardell E, Thomas P A, Wang T. The Informational "Cosplay Journey" of Star Wars Cosplayers in the Context of a Facebook

- Group [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23, 28 (3): 37-58.
- [83] Innocenti P. Pilgrim's Progress? A Field Ethnography of Multimodal Recording, Curating and Sharing of the Camino de Santiago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23, 80 (1): 218-238.
- [84] Mansourian Y. Information Activities in Serious Leisure as a Catalyst for Self-Actualisat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21, 77 (4): 887-905.
- [85] Mansourian Y. Joyfu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in Serious Leisure: Looking for Pleasure, Passion and Purpose [J].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1, 73 (5): 601-617.
- [86] 张晓星, 邓小昭. 深度休闲信息行为研究述评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 (8): 133-137.
- [87] 朱洪涛, 柯青. 休闲观视域下阅读者分层量表开发及其对阅读推广实践的启示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3): 27-38.
- [88] 朱宇, 张志强. 新范式与新路径: 深度休闲理论视阈下的读书会研究 [J]. *图书馆论坛*, 2020, 40 (10): 108-115.
- [89] 吴大伟, 赵翔翔. 银发出游助力老有所乐: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的探索性研究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4 (6): 146-158.
- [90] 吴大伟, 赵翔翔, 张妍. 老年人旅游信息行为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活动理论的视角 [J]. *情报科学*, 2024, 42 (2): 182-191.
- [91] Wright P. Seeing Is Believing. Or Is It?: Visual Literacy in Art & Design Education [J]. *Art Libraries Journal*, 2016, 41 (1): 32-39.
- [92] Dahlquist M. Toward a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Creativity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23, 84 (3): 441-462.
- [93] Campbell-Meier J, Krtalić M. Tattoo Information Creation: Toward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attoo Information Experience [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22, 44 (3): 101161.
- [94] 李华锋, 孙晓宁, 袁勤俭. 音乐信息搜寻研究述评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 (14): 136-144.
- [95] 王琳, 姬铮, 邱均平. 移动音乐信息浏览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眼动实验的实证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6): 52-63.
- [96] Medaille A. Creativity and Craft: The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f Theatre Artist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 (3): 327-347.
- [97] Meyer A, Fourie I.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Architecture Students in Creative Design Projects [J].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8, 70 (4): 414-433.
- [98] Munro K, Ruthven I, Innocenti P. Can You Feel It?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Creative DJ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23, 79 (4): 830-846.
- [99] Kolyvas S, Kostagiolas P A, Martzoukou K.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Needs Satisfaction on the Creativity of Visual Art Teacher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24, 80 (4): 898-921.
- [100] Lee S S, Theng Y L, Hoe-Lian Goh D. Cre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Part I: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Aslib Proceedings*, 2005, 57 (5): 460-475.
- [101] Li Y, Liu C, Hansen P. Incub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cesses in Information Seeking: A Case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Conference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Retrieval*. Austin: ACM, 2023: 153-160.
- [102] Zhang Y, Capra R. Understanding How People Use Search to Support Their Everyday Creative Tasks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Retrieval*. Glasgow: ACM, 2019: 153-162.
- [103] Zhang Y, Capra R, Li Y. An In-Situ Study of Information Needs in Design-Related Creative Projects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Retrieval*. Vancouver: ACM, 2020: 113-123.
- [104] Li Y, Zhang Y, Capra R. Analyz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at Support the Creative Process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Conference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Retrieval*. Regensburg: ACM, 2022: 180-190.
- [105] Chavula C, Choi Y, Rieh S Y. Understanding Creative Thinking Processes in Searching for New Ideas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Conference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Retrieval*. Regensburg: ACM, 2022: 321-326.
- [106] Chavula C, Choi Y, Rieh S Y. SearchIdea: An Idea Generation Tool to Support Creativity in Academic Search [C] //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Conference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Retrieval*. Austin: ACM, 2023: 161-171.
- [107] Lee S S, Theng Y L, Hoe-Lian Goh D. Cre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Part II: Empirical Verification [J]. *Aslib Proceedings*, 2007, 59 (3): 205-221.
- [108] 刘金亚, 王馨悦, 刘畅. 学习型搜索中的信息行为概念图构建与研究展望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 46 (4): 44-52.
- [109] 王馨悦, 宋筱璇, 刘畅. 信息搜索的“顿悟”过程特征及情感体验初探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4, 68 (11): 113-122.
- [110] Fol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 (3): 253-267.
- [111]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isis, Transition, Resilience: Re-Imagining an Information-Resilient Society: 8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B/OL]. (2022) [2025-04-15]. <https://www.asist.org/meetings-events/am/am22/>.
- [112] Montague K. "How Do You Shelter in Place on the Road?": Building Information Resilience Through Communal Support for Van Dwellers in the Onset of COVID-19 [C] //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ttsburgh: Wiley, 2022: 464-468.
- [113] Ahlryd S, Hanell F. Mitigating the Infodemic of the Pandemic;

- Hospital Librarians' Enac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ilience in Healthcare Organisation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24, 80 (7): 267-286.
- [114] Radford M L, Connaway L S, Rorissa A, et al. Researching in Times of Crisis: Toward Information-Resilient Societies [C] //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ttsburgh: Wiley, 2022: 595-597.
- [115] Nicol E, Willson R, Ruthven I, et al.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and Information Resilience: Working to Support Marginalised Groups [C] //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ttsburgh: Wiley, 2022: 469-473.
- [116] Hamad F. Libraries Roles and Practices to Enhance Information Resilience: Academic Librarians'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23: 01655515231191226.
- [117] Blay K B, Yeomans S, Demian P, et al. The Information Resilience Framework: Vulnerabilities, Capabilities, and Requirements [J].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2020, 12 (3): 1-25.
- [118] 陈梁, 王修来, 王婧怡, 等. 数据科学赋能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韧性: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J]. *图书馆建设*, 2024 (6): 111-121.
- [119] 陈美华, 周群, 王延飞. 不确定环境下韧性社会的情报赋能研究 [J]. *情报科学*, 2024, 42 (7): 61-69.
- [120] 陈晓宇, 杨若熙, 邓胜利. 信息韧性视角下的可持续信息学研究述评: 知识基础、研究议题与应用场景 [J/OL]. *图书情报知识*: 1-12 [2025-04-2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40125.1607.004.html>.
- [121] 刘畅, 张鹏翼, 李世娟, 等. AI 赋能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究——2023 年信息行为研究年会综述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4, 42 (1): 5-10.
- [122] 刘金亚, 王馨悦, 孟高慧, 等. 信息行为研究的情报赋能探索解析 [J]. *情报学报*, 2023, 42 (10): 1213-1223.
- [123] 李月琳, 张泰瑞, 李嗣婕. 基于系统性综述的政府信息公开影响因素及实践赋能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 (18): 114-125.
- [124] 宋筱璇, 刘畅, 陆文宜. 元认知调控视角下用户信息搜索策略改变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23): 89-98.
- [125] Li Y L, He P F, Yuan X J, et al.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a Gamifi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for Generation Z [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24, 46 (1): 101270.
- [126] 潘倩月. 数字劳工的数字幸福感测量研究 [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23.
- [127] 巩洪村, 邓三鸿, 杨杰, 等. 组态视角下 Y 世代移动数字过度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4, 41 (5): 128-137, 149.
- [128] Chen H, Yan H, Wu Z, et al. Silicon-Based Life or Carbon-Based Life?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Visual Information Source Selection of Blind or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C] //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lgary: Wiley, 2024: 493-498.
- [129] 张钰浩, 闫慧. 社会互动视角下老年人数字贫困的消减行动研究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 (5): 93-110.
- [130] 盛曼玉, 王俊, 朱茜茜,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字反哺机制探析——以子代的视角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 (4): 52-61.
- [131] Thoits P A.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M] // Sarason I G, Sarason B R. *Social Suppor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ordrecht: Springer, 1985: 51-72.
- [132] 宋小康, 赵宇翔, 宋士杰, 等. 社会技术系统范式下 AI 赋能的替代信息搜索: 特征、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 (4): 111-121.
- [133] 姜婷婷, 许艳闰, 傅诗婷, 等. 人智交互体验研究: 为人本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动力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2, 39 (4): 43-55.
- [134] Wallas G. *The Art of Thought*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6.
- [135] Ruthven I. An Information Behavior Theory of Transitions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73 (4): 579-593.
- [136] 邓胜利, 丁威威. 行为转折情境下的用户信息旅程研究: 界定、脉络与发展趋势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4, 41 (6): 155-165.
- [137] 赵宇翔, 吴大伟, 宋士杰, 等. 生活转折历程作为信息行为研究的新视角: 何以作为与何以可能?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4, 50 (6): 85-102.
- [138] Butler J, Kern M L. The PERMA-Profilier: A Brief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Flourish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2016, 6 (3): 1-48.
- [139] Desmet P M A, Pohlmeier A E. Positive Design: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2013, 7 (3): 5-19.
- [140] Lyu Y, Cai J, Dosono B, et al. "I Upload...All Types of Different Things to Say the World of Blindness Is More Than What They Think It Is": A Study of Blind TikTokers' Identity Work from a Flourishing Perspective [C] // *Proceedings of the ACM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and Social Computing Conference*. Honolulu: ACM, 2024: 1-24.
- [141] Bingham T J, Wirjapranata J, Bartley A.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Resourcefulness: The Evolution of an Academic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rategy for First Year Social Work Students [J].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 2017, 118 (7/8): 433-446.

(责任编辑: 郭沫含)